

旅伴集

高爾基短篇小說集

旅伴集

汝龍譯

新譯文叢刊

旅 伴 集

定價7,100元

著 者 蘇 聯 高 爾 基
譯 者 汝 龍
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蔚文印刷廠印刷

振興裝訂所裝訂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總經理

1950年11月開明初版(1—5000)

[文學·藝術]

1953年7月初版(5001—8000)

[定價頁250]

1953年8月再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目次

我的旅伴·····	一
一月九日·····	五
二十六個男子和一個姑娘·····	一〇六
滑稽的故事·····	一三
筏上·····	一九〇

我的旅伴

(旅行故事)

我在奧德薩的港口遇見他。一連三天，他那短絀強壯的身子吸引了我的注意。他那高加索型的臉子鑲着一把漂亮的鬍子。他常在我面前晃來晃去。我看見他一連幾個鐘頭站在石砌的碼頭上，嘴裏啣着手杖的柄，張開他那杏仁樣的黑眼睛，低下頭，呆望港口的渾水。一天總有十次，他邁着無所牽掛的閒人的步子走過我的面前。他是甚麼樣的人啊？我開始看他。好像一心要挑起我的好奇心似的，他彷彿越來越常常走過我面前了。到後來，他那時髦的、淡色的、帶格子的衣服，他那藝術家氣派的帽子，他那懶洋洋的步子，甚至他那冷淡的、煩惱的眼光，對我是變得很熟習了。他爲甚

1
○城名，在歐俄南部黑海上，現屬烏克蘭。

——中譯者。

麼在這港口，那是完全沒法解釋的；在這兒，輪船和引擎的尖叫啦，鏈子的叮噠聲啦，工人的嚷叫聲啦，一個海港所有的這一切擾攘瘋狂的忙碌，抓緊人的感情，麻木了人的神經和腦子。在這港口，人人全都給這龐大複雜的機器網羅着，這架機器要求不停的警醒和不斷的勞動。這兒，人人都很忙，裝卸着輪船或火車。人人都又累又煩。人人跑來跑去，嚷啊，罵啊，周身是塵土和汗水。在勞苦和忙碌中，唯獨這個怪人，現出死氣沈沈的無聊神氣，悠閒的邁方步，百事不管。

臨了，到第四天，我在喫午飯的時候遇見他，就抱定決心，無論如何要弄明白他究竟是甚麼路數。我帶着我的麵包和西瓜坐到離他不遠的地方，開始喫起來，一面打量他，想找個適當的藉口跟他攀談一下。

他站在那兒，背倚着一堆茶葉箱，沒目的的望四下裏張望，手指頭敲着他的手杖，彷彿那東西是一管笛子似的。像我這樣一個裝束得像流浪漢，肩膀上佩着腳伏的肩章，周身骯髒撲滿煤灰的人，要想跟那麼一位大少爺攀談，是很困難的。可是，叫我喫驚的，是他死乞白賴的盯着我，他的眼睛裏閃着不愉快的、貪饒的、動物性的亮光。我臨了推斷：我的好奇心的對象一定餓了；我就匆匆的朝四下裏看一眼，低聲問他：「你

「餓啦！」

他喫一驚，現出飢餓的慘笑，露出兩排堅硬結實的牙齒。他也懷疑的往四下裏看了一眼。完全沒人注意我們。於是我遞給他半個西瓜和一塊黑麵包。他從我手上抓去那些東西，不見了，躲在一堆貨物後面，蹲下來。他時不時的探出頭來望一望，他的帽子推到腦後去，露出了他那潮溼的黑眉毛。他的臉現出歡暢的笑容，不知甚麼道理他老是朝我眯眼，一刻不停的嚼着。

我朝他做個手勢，叫他等一忽兒，然後我走去買肉，帶回來，交給他，站在貨箱旁邊，因此完全擋住我那可憐的大少爺，不致給外人看見。他仍舊狼吞虎嚥的喫着，不斷的往四下裏看，彷彿害怕誰來搶去他的喫食似的；可是我回來以後，他漸漸喫得比較安心，不過仍舊喫得很快很貪，使得我看着這餓漢不由得心痛。我就掉轉身去，拿背對着他。

「謝謝！實在多謝！」他拍一拍我的肩膀，抓住我的手，握緊，熱烈的握手。

過五分鐘，他告訴我他是甚麼樣的人。他是一個喬治亞的公爵，名叫夏克洛·布達德熱，高加索庫達伊司的一個富裕地主的獨生子。他原本在家鄉一個火車站上做

職員，在那段時期一直跟一個朋友住在一起。可是一天，那朋友席捲公爵的金錢和值錢東西，不見了。夏克洛決定跟蹤他，追他，湊巧聽說他先前那朋友買票上巴采木

(Batoum)去了，也就動身上那兒去。可是到了巴采木，他又聽說他的朋友上奧德薩來了。於是夏克洛公爵拿了另一個朋友——一個理髮匠——的護照趕來，那朋友跟他年紀彷彿，不過護照上的面貌和特徵一點也不像他自己。到了奧德薩，他把自己的損失報告警局，他們答應調查這案子。他已經等了兩個禮拜，化完了自己的錢，近四天來一點東西也沒喫。

我聽他講這段來雜了豐富的詈罵的故事。他給我的印象是：他挺誠懇。我看着他，我相信他，我替這青年難過。他只不過十九歲罷了，可是從他的天真看來，人會覺得他還不到十九歲呢。他一再帶着深刻的憤慨回想他自己待那人多麼親切，不料那人卻是個賊，拐走那麼貴重的一筆財產，萬一那筆財產追不回來，夏克洛的嚴厲的老父親一定會拿刀子戳死他的兒子呢。

我暗想要是我幫這青年的忙，這貪婪的城市就會把他吞下去。我知道：流浪漢的隊伍通過多麼細小的事由而增添新兵，照眼前看來，夏克洛公爵有種種可能投進這

個值得尊敬的，可又不受尊敬的階層。我起意幫他的忙。我想收入不夠替他買一張上巴采木去的火車票，因此我到火車站的辦公室，爲他懇求一張免票。我提出有利於幫助那青年的重大理由，結果遭到堅決的回絕。我勸夏克洛去請求本城的警察局長，這勸告弄得他心慌意亂，他不肯上那兒去。爲甚麼不肯呢？他說明他原本住在一家客棧，卻沒付房錢，而且客棧問他要錢的時候，他出手打了人。這件事使得他不願拋頭露面，因爲他很有理由的認爲：要是警察局找到他，那他就得對不付房錢，還出手打人那個懸案負責了。況且，他也記不大清自己究竟打了人家一下呢，還是兩下，還是不止兩下。

情形變得越來越複雜。

我決定做工做到賺足一筆錢，好送他回巴采木去。可是，唉，我不久就明白我的計劃不能夠很快的實現——無論如何不能很快的實現，因爲我那挨餓的公爵的飯量有三個人那麼大，有時還不止三個人呢。當時俄羅斯北部正鬧饑荒，大批農民源源來到克里米亞，這就使得碼頭上腳伕的工資大大減低。我每天只能夠賺到八十個戈比，我們的糧食倒要化掉六十個戈比呢。

我不打算在奧德薩久住，因為在我遇見公爵以前，原就起意上克里米亞去。因此我向他提出下面一個計劃：我們一塊兒步行到克里米亞去，到了那兒，我會替他找好另外一個同伴，陪他繼續旅行到吉扶里斯①；萬一找不到一個同路的人陪他呢，我答應我親自送他去。

公爵發愁的看一眼他那雙漂亮的皮靴，帽子，袴子，一面他摸一摸，拍一拍他的上衣。他沈吟一陣，歎了好幾口氣，臨了總算答應了。於是我們就從奧德薩動身，步行到吉扶里斯去。

二

等到我們到了赫爾森 (Kerson)，我已經摸到一點我那個同伴的脾氣了。他是個天真的野人，一個智力極不發達的青年，喫飽了就樂，一挨餓可就垂頭喪氣，活像一頭強壯的、性子溫和的牲口。一路上，他對我講到高加索的生活，關於地主老爺的事，他對我講了許多，講到他們娛樂啦，他們怎樣對待農民啦。他的故事挺有趣味，也自有它的美；可是那些故事在我心上對那講故事的人本身卻產生了頂頂不利的印象。

舉一個例來說吧。有一回有一個有錢的公爵請許多朋友喫飯。他們盡興的喝各種高加索酒，喫肉，飯後公爵領着他的客人到馬廐去。他們給馬配好馬具，公爵檢一匹頂好的駿馬，騎上去，朝原野跑去。那是一匹烈性的駿馬！客人稱讚那匹馬的氣派和步子。公爵又策動馬兒在原野上跑一周，不料那時來了一個農民，騎着一匹上乘的白馬，趕過公爵——搶到前面，驕傲的笑起來！公爵在客人面前坍了臺！他擰起眉頭，招手叫農民走過來，然後揮起刀，把那人的腦袋從身子上砍下來。他拔出槍，朝白馬的耳朵開了一槍。隨後他到當官那兒去自首，被判了無期徒刑……

整個故事裏響着同情那公爵的調子。我極力叫夏克洛明白他的同情放錯了地方。

「論人數，」他教訓的說，「公爵遠不及農民多啊。爲了一個農民就判一個公爵的罪，那是不公道的。話說回來，農民算得了甚麼？他至多跟這東西一樣！」他抓起一把土，又說：「公爵卻是一顆星！」

我們爲這問題吵起來，他生氣了。每逢生氣，他就跟狼那樣齧出牙來，他的臉子

好像變得尖了，拉長了。

「瑪克辛，你一點也不知道高加索的生活，所以你還是閉緊你的嘴巴的好！」他嚷道。

我的一切主張都沒有力量打破他的天真的信念。凡是我覺得一清二楚的事，他總覺得荒唐。我的主張鑽不進他的腦筋；不過，即使我能夠向他證明我的見解比他的見解有分量，有價值，他也光是說：

「上高加索去住一陣，那你就會明白我的話不錯。凡是人人都做的事，就一定是对的。我怎麼能相信你的話呢？只有你一個人說那種事不對，成千上萬的人都說對！」

於是我沈默了，覺得遇到這種情形，話語是沒用處的；只有事實纔能駁倒那些相信像眼前這樣的生活完全公道合法的人。我沈默，他呢，倒揚揚得意，因為他堅決相信他瞭解生活，認為他對生活的認識是一種不能動搖的、穩固的、完備的認識。依他看來，我的沈默彷彿給他一種權利，可以用更加有聲有色的口吻講高加索生活的故事——充滿那麼多野性的美，那麼多火，那麼多花樣的生活。在我，那些故事固然有

趣味，有吸引力，可是因為故事裏講到的種種殘忍，對財富和力量的崇拜，缺乏那種據說聯繫着全體人類的道德，那些故事就不斷的惹得我憤慨和厭惡。

有一回我問他知道不知道基督的教義。

「知道，當然知道啦！」他回答，聳了聳肩膀。

可是在這方面我細細一問他，卻原來他所知道的只不過是從前有過那麼一個基督，那基督違抗猶太人的法律，因了這抗議就上了十字架。不過基督既是神，自然沒死在十字架上，卻升了天，賜給人間一種新的法律。

「這是甚麼法律呢？」我問。

他帶着譏諷的懷疑瞧我，問道：「你是基督徒嗎？噢，我也一樣是基督徒啊。在這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是啊，那麼你何必還要多問？你知道他們怎樣在生活，他們正是遵照基督的法律在生活呀！」

我激動起來，開始熱切的把基督的生平講給他聽。起初他倒還注意的聽，可是這份注意沒支持多久，他打起呵欠來了。

我明白：訴於他的心靈，那是白費，我就又對他的頭腦講話，對他講到互助和知識

的益處，講到遵從上帝的法律的好處，講到道德的方針，等等。

「凡是強有力的人就是他自己的法律！他用不着學問；就使瞎了眼，他也找得着他的路，」夏克洛公爵懶洋洋的回答。

不錯，他對他自己，倒是永遠實實在在的。這使我對他生出一分敬意；可是他野蠻，殘忍，有時我又對這位夏克洛公爵生出一星憎意。不過，我仍舊不失去希望，一心要找到一點跟他相近的地方，一種我們能夠互相投合，互相瞭解的共同點。

我開始用比較普通的話跟公爵交談，暗自極力把我自己跟他放在同一個水平上。他看出我的這番心意，可是明明錯會了我的意思，以為我承認他比我高超，因此對我講起話來採用了越發教訓的口吻。我呢，忍氣吞聲，因為我後來不得不相信：我的一切理論，一碰到他那生活觀念的銅牆鐵壁，就紛紛碎了。

三

不久，我們走過了貝列科卜(Perkoup)。我們走近了克里米亞的山脈。過去的兩天當中，我們已經看見天邊現出了山巒，那道山脈是淡藍色，看起來像是柔輓的雲堆。

我遠遠的欣賞着，我幻想克里米亞的南岸。公爵哼着他那喬治亞歌，心緒鬱悶。我們已經化完我們的錢，在這一帶我們沒有賺錢的機會。

我們朝菲奧奧夏 (Feodosia) 走去，那邊正在建築新港。公爵說他也要做活兒，說等我們賺足錢，就一塊坐一條小船上巴朵木去。他說在巴朵木他有很多朋友，靠了他們的幫助，他可以很容易的替我找到一個差事——做個看門人或更夫甚麼的。他帶點寵愛的意思拍拍我的背，挺有味道的噴着舌頭，哄着我說：

「我會替你謀好差事！你就要有好日子過囉！噴，噴！你會有許多的酒喝，也有很多的羊肉你可以喫。你還可以娶上一個胖胖的喬治亞姑娘；噴，噴，噴！她會給你炒一手喬治亞的好菜，給你生兒養女——很多很多的孩子！噴，噴，噴！」

這種不斷的反覆着「噴噴噴！」起初使得我奇怪，後來卻惹得我冒火了，最後弄得我悶悶不樂。在俄羅斯，我們用這聲音叫豬，可是在高加索，那又好像是愉快和遺憾的表示，歡暢或傷心的表示。

夏克洛的時髦衣服已經開始顯得破舊，他的漂亮皮鞋有許多地方裂了口。他的手杖和帽子已經在赫爾森賣掉了。他買了一頂鐵路職員的制帽來代替那頂帽子。他

第一回戴上那頂制帽的時候，把它拉到腦袋的一邊，問：「戴着合適不合適？我戴上這帽子，漂亮不漂亮？」

四

最後我們總算到了克里米亞。我們已經走過辛菲洛柏爾（Simpheropol），正在朝雅爾達走去。

我在沈默的癡迷中走着，欣賞這帶地方給海洋擁抱着的那種美景。

公爵歎氣，抱怨，用無精打采的眼光往四下裏張望，盡力採些野果子來填滿他的空肚子。關於那些野果子的營養性質，他的知識有限得很，他的實驗也並不見得永遠順利。他常常沒好氣的說：

「要是我喫了這種東西，肚子還是空空如也，那我怎麼能再往前走啊？那可怎麼辦纔好喲！」

我們沒有賺錢的機會，身邊是連可以買一丁點兒麵包的一文錢也沒有了。我們只能靠着果子和對於將來的希望活下去了。

公爵開始怪我缺乏事業心，怪我懶惰——照他的話說來，就是「嘻開嘴巴晃來晃去」。他漸漸的簡直弄得我心煩起來；可是頂頂叫我耐不住的，是他講到自己的胃口時那些荒唐的話。照他講來，他在中午喫完一頓飽飽的飯，烤羊肉外加三大瓶葡萄酒以後，到下午兩點鐘就能夠又喫午飯，輕輕巧巧的灌下去三大盤菜湯，一盆 pilave^①，一碟 atalek^②，各式各樣別的高加索菜，拿很多的葡萄酒沖下去。一連好幾天，他不講別的，光講他的好胃口；他一面這麼講，一面吧唧嘴脣，他的眼睛亮晶晶，他齜出牙來，磨牙；饑涎從他那雄辯的嘴脣邊剛要滴下來，重又給縮了回去。每逢這種時候我瞧着他，心裏就生出深深的厭惡，這種厭惡我自己也沒法掩飾。

在雅爾達附近，我找到一個差事：在果園裏掃乾淨枯樹枝子。我預支了五十戈比工錢，把這點錢全化在麵包和肉上。我剛買完東西回來，園丁就叫我去做活兒。我只好把我買好的東西交給夏克洛，他呢，推託頭痛，不肯幹活兒。我過一個鐘頭回去，不得不承認夏克洛以前所講他自己的胃口的故事全是實實在在的。我買回來的喫食，就連一點麵包皮也沒剩下！他這種行為無論如何是不講交情的行為，可是我容讓過

① 一種把燒肉胡椒等等跟米飯合在一塊兒的食物。

② 鐵串燒羊肉。